

南翔

羊年说羊

虎年说虎, 马年说马, 羊年似乎就得说羊。羊年可以说羊吗? 当然也可以, 可是羊年不说羊, 如何应景呢? 任何媒体都似乎无兴趣, 在应该说羊的年头却说虎, 说马, 或者说老鼠、猴子、兔子及其他。

于是, 乖乖地, 还是从羊讲起为好。我想到羊总被人认为是一种温顺可怜的动物, 鸡斗狗吠骡马羸, 遑论虎族了。相关羊的小说、故事和散文, 羊总是弱势, 善念、良莠不分, 混沌难堪, 乃至认敌为友。我小时候却意外见过一起羊与狗斗, 印象深刻, 那大约是小学三四年级, 一个周末秋日的上午, 我渴望母亲去当街赶集回来, 带回鸡脚枣(拐枣)、滷梨(一种煮熟的雪梨子)等老家的家产, 也不知是母亲的疏忽, 还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总之, 母亲的一只腰子型竹篮里, 有南瓜腌菜等干鲜菜蔬, 还有几只竹刷把, 却是没有一样令我垂涎的零食。

怀有赌气的念头, 中午草草吃过饭, 揣了一把油茶木弹弓, 我便一人去了屋后面, 马路对面的一个板栗林。林子里常常有麻雀与斑鸠驻足, 深秋的板栗林黄叶飘零, 地上落满了无数毛刺刺的板栗外壳。忽然几声激烈的狗吠, 便见身后窜出两条黄狗, 一条矮壮, 一条精干。以为冲我而来, 当时吓得抱着头, 差点尿了, 却见它俩从我身边闪电一般冲过去, 朝着一棵树下拴着的一只黑山羊围攻。

那只黑羊原本卧在树根下, 一边懒洋洋地晒太阳, 一边漫不经心地吃着树边草, 见两条凶狗包围, 蓦然一惊, 先是前肢一跪, 再是后肢一弹, 倏忽就站立起来。这显然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役, 我闪身一棵大树之后, 从口袋里拽出弹弓, 随时准备助我们羊族兄弟一弹之功! 两条狗左右夹击, 一边狂吠以壮声威, 一边做出俯首、刨地, 进发的各种姿态。黑羊开始还向远窜了十来步, 很快被逼到树根下, 它唯一的倚靠便是大树, 全然不晓得我兴许



金周/GFP

还可以救它一把。精干的狗在它身边窜来窜去, 好几次, 踩着绳子, 黑羊奋力抬头, 才能将狗弹开。矮壮的狗从旁窥测, 随时准备助阵; 不时朝左右张望, 是跟人类一样, 如有围观者, 一场戏弄与凌辱才更为兴趣盎然吗? 可怜的黑羊满眼的无助与惶然, 嘴鼻里的气息在狗们的吠声间闻里, 尤显得软弱无能。忽然, 精干的狗冲着黑羊的左膝就下了嘴, 刹那间, 黑羊一偏头, 一支短如食指的犄角毫不犹豫地斜刺了过去, 我迄今不能回忆与辨析, 精干的狗是被刺到了, 刺痛了? 还是被黑羊出人(狗)意料的反击吓蒙了, 总之是急速退到两三米开外, 矮壮的狗不仅没有趋前助阵, 反倒被吓得本能地跟着速退。

得到鼓舞的黑羊迅速调整站姿, 并不断扩大地盘。它原本懦弱的眼里, 此刻流露的是目空一切。它一会儿往左哒哒哒地跑几步, 一会儿往右哒哒哒地跑几步, 故作稳健而又神情坦然, 结伴而来的两只黄狗, 虽然还在一声接一声地吠叫, 徒剩虚张声势的意志, 等到我恍然间举起了硬石头的弹弓, 两只狗已然一前一后跑了。

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次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抗争的画面, 记忆虽然久远, 记忆很难磨灭。

2013年春末, 得机去了一趟新疆, 尤值

两个属羊的人

国人讲生肖属相, 源远流长。追溯起来, 不免令人泄气, 因为扯到玉帝、太白金星、属相官之类, 再加上阿鸡阿狗的故事, 那只能当神话看, 岂可认真。受传统文化濡染, 我却很难不对与自己同属相的人多一份注意。就像对传统节日, 如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即使再不介意, 到了那一天, 还是会有一些心头或嘴头的念想与动作。

隔着代沟, 我对时下年轻人对星座的敏感, 一份感慨外加一份佩服——她们竟能对个中或真或假的性格指向与天机蕴含倒背如流, 笃信不疑! 我可是每每记不住自己的星座, 不管这个舶来品包括怎样重大的时乖或命顺, 到底是中国人, 对自己的属相却永难搞错, 而且进一步, 对上下同属相的人会多一些注目与留意。

想起刚刚过去的一年与两个同属相的朋友的交往, 俩人都比我小, 一个小一轮的, 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H君。大约七八年前, H君曾来我所在大学做过一次书籍签售,《浪淘沙》文学社长约我主持。早早赶到学校科技楼礼堂, 吓了一跳, 大堂外早已蜿蜒而成成长龙, 里面更是人满为患, 热气蒸腾。“不懂事”的学生于都居然将四扇门的三扇锁闭, 只留一扇进出, 那是会出事故的! 我赶紧令人全部打开通风。将令刚颁, 已有一个女同学昏倒, 很快被见义勇为的男同学背了出来, 凭我一点浅薄的历练, 知道她为明星范震动到晕倒的可能不是太大, 更大的可能是没吃早餐导致血糖偏低。果然, 递上一块巧克力及一杯



马路宽/陈分IG

热水之后, 女同学不药而愈。我急眼眼前这位为国际著名时尚杂志(COSMOPOLITAN)的女读者评选为“全台湾最性感男主播”的H君, 免费获赠一本自传, 头一个送给因眩晕而让大家虚惊一场的女生。

此后, 我与H君成了不大常见的朋友, 在深圳聚吃过两次饭之后, 那年大雪灾, 他电召我去北京中华世纪坛做了一次对话嘉宾。

再后来, 他有两次全球新闻连线综艺节目, 囑咐理我联系, 我都因事婉拒了。从此三年, 彼此只在电视里见过。前些日子宝安图书馆想请一个知名度大的讲者来提振人气。我想到了H君。多年前, 我已经知道他在企事业单位客串主持活动的惊人价码, 图书馆乃公益所在, 只有薄薄一点酬劳, 他会爽约吗? 心中忐忑等到约定的那一天, H君如约而至, 讲堂一时爆棚。不仅因为他知名度高, 确实讲得也好。晚饭期间, 他告诉我, 今天有个重要活动在西南某市举行, 某人(一个部长级要员)请他去主持, 他因为先答应了我, 告诉某要员不能前往。他还说, 他的专长是主持, 讲座就是这么一个话题, 所以不能多讲, 紧接着推荐了一二同事间学术造诣高的, 让我留心。

一个出镜太多想不高调都难的主持, 同时为人做事却如此踏实、重承诺、守诚信。还有一个, 也属羊, 是某港资驻深企业的

轻视一下公知



欧阳

以前呢叫公共知识分子, 换马甲以后被称作公知, 但无论披什么外衣, 曾经都是俺很景仰的“家伙们”。想想, 据说都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对社会直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道义人士, 再加上批到精神和语义担当, 确实值得尊敬, 虽然一些时候“家伙们”有点牛。出现变化是由于偶遇一事: 某天受洗大学教授公知角色般的布道, 说是牛x的人都是傻x。这个, 这个让俺觉得不大适应, 想想, 假如不牛焉能成公知? 再联系教授的观点, 数以百万计的鱼, 一网下去只得三两条, 结果网内就有人, 着实使得可以。景仰傻瓜是有点不合适, 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傻, 分不清谁傻谁不傻, 末了对“家伙们”的景仰没多久就被时间运走了。

先不管是叫公知还是公共知识分子了, 往前推若干日子, 这支喧闹的队伍人们在街肆和庙堂可以看到, 很多人像保罗·威利斯专注于“家伙们”一样跟在他们的后面。再后, 不知道是不是俺不理睬他们的原因, 公知很快就沉寂了, 想不到岁末年初又被翻出老毛病, 是为了遮掩? 不过一个被网络用绳子系着排队子的样子, 更像是金钱作祟。当然了, 这本身估计并不关公知们什么事儿, 疑问是真的有所谓公平、正义、自由的知识分子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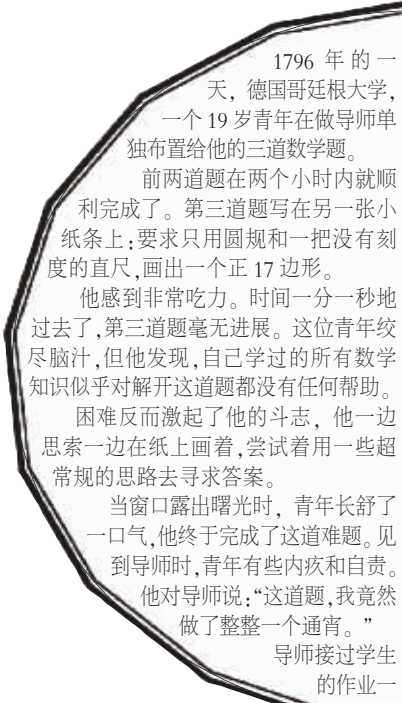
人们总是用主观的符号来描述客观的世界, 所以咱不敢像公知那样所指和能指都分不清就称客观, 只能说说观念的事儿。无论是把社会视为一个控制系统, 还是当作一个文化集合体, 在现代国家(文化)概念背景下,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都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 就如莫里斯·迪韦尔热絮叨的那样, “对市民社会的领导以及统治阶级通过市民社会行使的领导权, 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来承担的。”这使人想起从前那些没文化的乡野

村姑和笨汉, 虽然认不得圣经, 却也俨然自觉遵守守儒学伦常的样子, 尽管有时可能是假装遵守, 但我们依旧不得不同意这种说法——是知识分子在起着中介作用。理论上讲, “士”是“礼”的模范, 倘若士大夫及以上的权贵不小心暴露出市井刁民狡黠、圆滑的无修养行为, 那一定是秀才之类的知识分子传递上去的。这种说法有些强词夺理, 不过却契合寄望公共知识分子的心理, 在不少人看来, 他们似乎是可以独立于污泥和浊水的荷花, 是天使而不是人。老实说, 谁不把自己当人是他的自由, 身为污泥浊水的常人不该将之非人化。知识分子本身从来就不是一体的社会阶级, 带着公知帽子的“家伙们”更不是, 有些人与资本所有者为伍, 比如众多的经济学家, 一些人则和旧时代的价值同居一室, 惶惶不知所措地追忆人治时代的乡绅贵胄, 还有人刚从民国教育部部长的椅子上挪走臀部, 转身就抛抛他领导过的反动教育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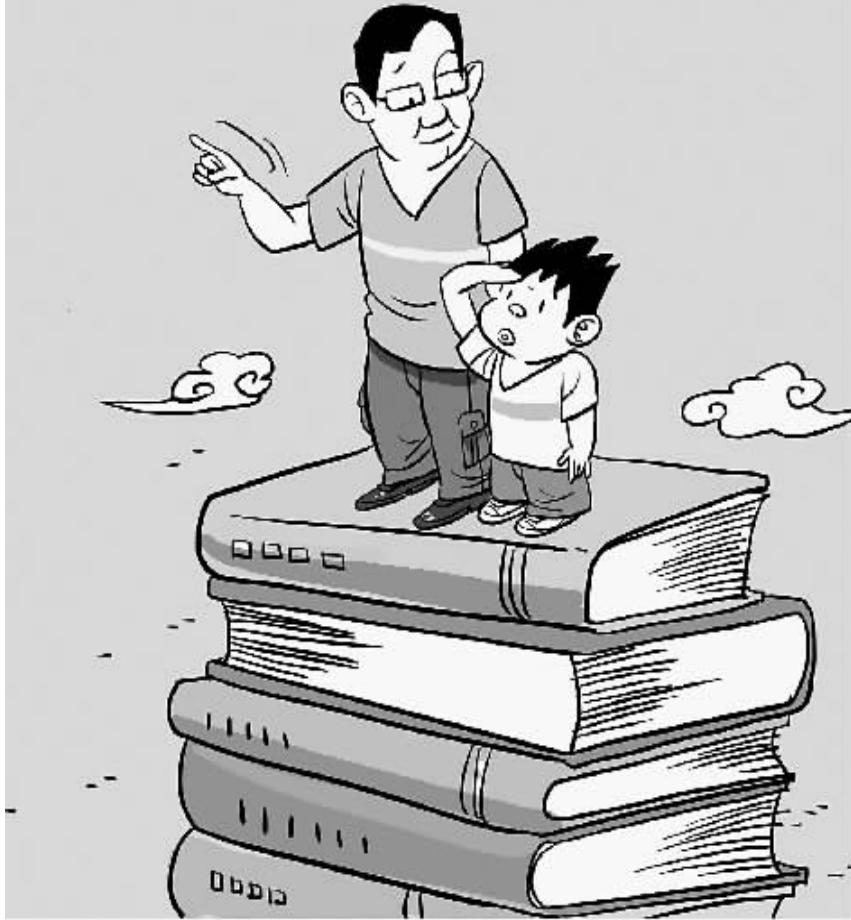
实质上这些画面并不关涉人品, 就算没有利益驱使, 各色知识分子们也是不可能脱离与之关联的文化或者价值群体的, 尤其是现代社会, 即使没有权威, 即使摆脱、超越文化、道德积淀的困囿, 也难以承受社会分工碎片化下饭碗的轻微压力,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必然如此, 他(或者他们)一定是某一利益集合体的代言人。很多年之前, 葛兰西就清楚地认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的速度, 提出要发展无产阶级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 这样才能保证产生革命的大众文化, 也许到了大同社会公共知识分子才真正可以有, 不过到那时候可能也不需要有了, 就现今的情形来看, 以普世说法掩盖利益诉求或者才是现实的, 也更真实。

扯得有点远了, 国家兴亡匹夫都有责任, 拥据话语权的侠士自然更应该倾尽全力。不过呢, 既然所代表的主要是或大或小的某个群体, 有公允就可以了, 别公知了, 就像貌似知识分子以道义先的乔峰, 是否为丐帮服务都明确个态度, 又要代表丐帮又要代表别人, 大约是活不成的。当然了, 俺还是相信忧国忧民的“家伙们”是真心期望未来更好的, 故而小声建议一下, 别老是嘀嘀咕咕的, 光语义担当多无趣啊, 先把大排量车封了, 再来说污染的事儿不是更“公知”吗!?

高斯的正十七边形



1796年的一天, 德国哥廷根大学, 一个19岁青年在做导师单独布置给他的三道数学题。前两道题在两个小时内就顺利完成了。第三道题写在另一张小纸条上: 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 画出一个正17边形。他感到非常吃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第三道题毫无进展。这位青年绞尽脑汁, 但他发现, 自己学过的所有数学知识似乎对解开这道题都没有任何帮助。困难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他一边思索一边在纸上画着, 尝试着用一些超常规的思路去寻求答案。当窗口露出曙光时, 青年长舒了一口气, 他终于完成了这道难题。见到导师时, 青年有些内疚和自责。他对导师说: “这道题, 我竟然做了整整一个通宵。”导师接过学生的作业——



书是通往智慧的直线, 让你看得见自己, 看得见别人, 看得到未来。 赵春青画

郑红梅

刚到施工单位上班时, 对他们的生活很是无法理解。丈夫在项目部的, 一年就回来几次, 大部分春节是在项目部过的, 觉得他们啊, 和老家出门打工的人差不多。

每次去项目部回来, 总要写稿子, 写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身影浮现在我脑海里, 更多的是和他们一起时, 对他们点点滴滴的生活的了解。他们的经历、情感故事, 一幕一幕浮现在我眼前。项目部的生活, 是火热的, 轰轰烈烈的, 几十人甚至几百人, 吃同一个锅里做的饭, 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



覃光林

随手翻看, 看到一首唐诗: “故国三千里, 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 双泪落君前。”关于“何满子”, 有太多让人感叹的故事。

传说何满子是唐玄宗时代的一个歌女, 沧州人, 因为犯了死罪, 在临刑前创作了《何满子》, 希望以这首曲子博得喜好音乐的玄宗的同情, 但是她最终并没有被宽恕。中唐以后的诗人常将这个歌女的故事写入诗中, 白居易诗云: “世传满子是人名, 临就刑时曲始成。

韩裕平

梯归小城有一书店, 芳名希望书店, 就像是一盏小小的灯, 一直在那里, 亮亮地, 静静地。一次又一次地打那儿经过, 却只去过两三次, 说来惭愧, 身为半个读书人, 我却很少逛书店, 有时也是网购, 书店生存艰难, 网购对实体书店的冲击, 我自己就是个鲜活的例子, 由此可见一斑。

说说我和希望书店的故事吧。第一次, 那是我北漂归来, 出的第一本童书(看——那个树洞)手里还有一些, 也就想着本土童话, 看能不能找个本土书店帮忙代销一点。那天, 我带了两本样书, 鼓起莫大的勇气, 走进希望书店, 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接待我的是一个小姑娘, 大约是营业员, 她说老板不在, 得稍等一会儿。我在店里转转, 看看书, 一会儿, 有人给老板打了电话, 没多久, 老板回来了。

宋姐, 是宋大姐。我走到宋姐面前, 如此这般地说了, 原以为宋姐会给我白眼呢, 没想到宋姐很热情, 说好, 行, 没问题, 还说书店还真就缺乏本土作家的书, 还说应该推介本土作家的作品, 为繁荣本土文学献一点微薄之力。之后, 宋姐二话没说, 叫我把书拿来, 还叫人写好了收据, 说书卖完了就跟我联系。当时呀,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暖暖, 又酸酸, 故乡就是故乡, 想当年在北京, 我要找个书店代销我的新书, 总是遭人白眼, 那时真感觉自己像个破纸片, 随风飘, 随处飞, 没个地方落脚。

再说这一次, 梯归杨林桥的女孩巧玲得了白血病, 我也默默地做了些事情, 为了引起更多朋友的关注, 为她筹集善款, 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又大着胆子, 冒着风险, 出版了自己的新书《无声的尖叫》上册, 并且开展“您买1本书我捐8元钱”的活动。很快, 我就想到了希望书店, 想到了宋姐。

是呵, 希望书店是一盏灯, 亮亮地, 在那里, 照亮人的眼, 更照亮人的心。

部门主管L君, 她比H君又小了一轮。一次她们单位有文化活动, 请我去解读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傍晚时分, 我讲了40分钟左右, 之后是员工看电影。L君热心招呼我吃完饭之余, 不停地问话, 起初我以为她是想弥补本公司员工羞于提问的现场, 后见所提问题, 基本都与教育有关, 且都是相关基础教育的孩童教育, 才知她是想抓住一切机会, 解读心中的种种疑惑。我浸润大学岗职逾30年, 对象都是大学生或研究生, 虽然也有中小学教师前来上继续教育课, 对少儿教育却不免夹生。只好请她多读书, 她说因为母亲病重到去世那一段, 正直年少, 学业受到了一些影响; 言下不胜惋惜。她恭敬地希望我多给推荐文学类、教育类书刊, 还有深圳各类文化讲座, 以期深厚。这个举手之劳的助人女, 我当然愿意, 有哪个老师不喜欢好学的学生呢! 陆续给她推荐的书刊, 她不仅都找来买回阅读, 还不时电话或电邮交流心得, 再后来, 见她兴趣广泛, 举凡文学、舞蹈、摄影、音乐以及主持都喜欢, 便请她兼我策划的一个文化讲坛的主持。她开始有些紧张和生涩, 进步却快, 颇得到一些主讲嘉宾的赞许。

当得到嘉宾称赞之时, 她都由衷叹道: “跟着老师主持, 对话, 学到太多东西了。要早一二十年认识这么多好老师就好了。”有个嘉宾知道她是湘人, 给她的好书买了唐朝诗人郑谷的诗句: “数声风笛离亭晚, 君向潇湘我向秦。”L君自此写作都属笔名: 潇潇。那次, 她听一个嘉宾讲到西藏, 讲到藏羚羊的迁徙, 回去之后就搜索出环保人士杨欣在《中国国家地理》刊载的旧文, 《亲历藏羚羊过公路, 青藏铁路藏羚羊无法回避》。电话里她哽咽道: “我真想请长假辞职去西藏, 新疆, 做一个生态环保志愿者……”

南宋诗人杨万里有句: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未来的世界是向敏于行的人洞开的, 在物质主义的滚滚洪流之中, L君聪慧、敏捷而率性性情, 我祝福她在有秉持有辨析有理想的人生旅途走得再远。

以上两则, 羊年虽然不能免俗地说到羊, 意义却又都在羊之外呢。

希望书店是一盏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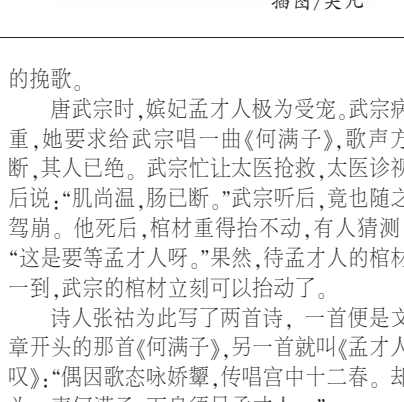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冬日的上午, 我带着两本新书, 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希望书店。这年头, 读书的人像是恐龙, 越来越少了, 书店的日子不好过呢, 一直想问问之前的童话书销量如何, 一直也没勇气。这一回, 一来, 是想请宋姐再次帮帮忙, 二来, 顺便问问那本童话书销售了多少。我按了胸口, 走进希望书店, 还好, 宋姐在, 我和她打了招呼, 并且掏出样书, 如此这般地说了, 宋姐笑笑, 像第一次那样爽快, 说行, 好, 没问题, 她还说新书代销, 她不赚一分钱, 新书的8元钱叫我捐给巧玲就好, 那么热心快肠, 叫我心里暖暖。

借问书店何处有, 路人遥指希望店。是呵, 希望书店是一盏灯, 亮亮地, 在那里, 照亮人的眼, 更照亮人的心。

联系, 分分秒秒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

和小刘在沙滩上散步, 我笑小刘追随爱情无怨无悔。小刘说, 也不是啦, 想儿子的时候, 就怨老公呢。月光照在她清秀的脸上, 有一点点的泪痕。一阵汽笛声响起, 她又笑了起来, 她想起了在沈阳项目的时候, 冬休, 老公带她到哈尔滨吃老冰棍滑冰时的趣事, 她说, 更多时想着, 这种生活也好, 是另一种味道的人生。

是的, 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事, 我们都左右不了, 比如不期而遇的爱情, 随时变动的工作。不一样的工作, 决定了不一样的人生, 但是爱在左, 情在右, 走在生命的两旁, 随时撒种, 随时开花。幸福, 就是自己回想时还能笑出来。



插图/吴凡

爱在左, 情在右

起, 去海边船上小酌, 坐在船上欣赏着日落, 吹着风, 喝个小酒, 惬意。我去的时候, 项目部办公室的三个同事就陪我去街上吃烧烤, 然后又带我去沙滩上看渔火。他们的主任小崔, 刚刚新婚, 妻子是新加坡一个工厂的高管, 小崔工作忙, 对女朋友的信息不是秒回, 女朋友怕小崔变心, 辞职跑到海南了。婚后, 就在项目部不远的服装店帮老板卖服装, 工资从月薪万元, 到1000多元, 钱少了, 可幸福洋溢在他们的脸上。

办公室的小刘师范大学毕业的, 本来可以当个老师, 可嫁了项目部的总工, 却也不管不顾, 就相依相随了, 到办公室当了临时工, 五岁的儿子只有逢年过节时, 才由婆婆送来和他们相聚。办公室的小部, 大学刚毕业, 来到项目部上班后, 女朋友从山东也来探过亲, 之后, 他们就是电话联系了。朋友一直在大干, 没有假期回家, 但他和女朋友时刻保持着

何满子的传说

始终是一个充满哀伤的曲调。“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 利用亲信郑注, 李训铲除宦官, 于公元835年发动“甘露之变”, 结果失败, 郑注, 李训等人被杀)后, 文宗自知皇位难保, 便让宦官沈翘翘且歌且舞《何满子》, 作为自己